



## 走向世界的心路旅程

專訪金翎、楊双子

採訪撰文 | 林徽俐 · 攝影 | 顏歸真



在翻譯《臺灣漫遊錄》之前，金翎先是在紀大偉教授所授課的美國亞裔作家工作坊（Asian American Writer's Workshop）認識了楊双子的小說，當時在課堂上，金翎被指定的翻譯文本是長篇小說《花開時節》的節錄。工作坊之後，金翎主動聯繫楊双子，詢問是否還有其他作品能作為翻譯練習，楊双子想到，《花開時節》的內容使用了台語，而《臺灣漫遊錄》又更進一步，除了臺灣台語之外，還包含華語、客語，以及日語，充滿多元語言，因此推薦熟悉臺灣語言的金翎進行翻譯，這也因而成為了《臺灣漫遊錄》勇闖美國國家圖書獎的起點。

## 菜鳥翻譯的提案冒險

《臺灣漫遊錄》翻譯完成後，金翎在美國積極向出版社提案，但受限於自己當時還只是菜鳥翻譯，並沒有廣大的人脈可以直接聯繫編輯，因此，她只能主動出擊，或是透過學院教授引介，將自己的力量發揮至極大地努力嘗試。

幸運的是，廣泛提案過後，金翎收到多家出版社表示有興趣的回覆，也擁有了可以選擇最終歸屬的機會。她和臺灣的權利方考量到出版社規模、責任編輯人選，甚至是過去的出版品、獲獎紀錄、行銷風格等因素，最終決定與Graywolf Press成為合作夥伴。

Graywolf Press是一間作風前衛的中型出版社，過去只出版少量的翻譯詩集，更別說是臺灣文學或小說作品了，但這間出版社特別的地方在於，他們決定簽下一本書之前，包含發行人在內的二十幾位編輯都必須事先讀過內容，且全數同意出版，公司才會買下版權。這代表《臺灣漫遊錄》早在一般人看不到的地方就開始層層破關，獲得出版社全體、從上到下的一致認可，展現了發光發熱的強大潛力。

## 翻譯過程的層層思索

金翎本身精通中、英、日三種語言，談及翻譯時的語言呈現問題，她說：「原作光用漢字便可以代表三種不同的語言，但在英文中就要以發音來處理。」

在地名方面，金翎就不會直接使用Taipei、Taichung的現代華語英譯，因為她認為小說裡的語言是日文，而且並不是大家所使用的現代日文，所以英譯版的「臺北」不是當代人熟悉的Taipei，而是符合時空背景的TAIHOKU。金翎在書中加入腳註解釋這些緣由，出版社甚至額外製作三種語言的地圖，讓國外讀者更熟悉這些語言背景，可見大家為了維持原作的語言多元性，都下了深厚的工夫。

英文裡也有所謂的「翻譯語感」，長久以來在西方受歡迎的東方文學語感，其實是奠基於早年從事翻譯的白人男性大前輩，金翎在開始翻譯之前也閱讀過這些人的譯作，但她不希望自己的作品是那樣的風格。由於《臺灣漫遊錄》的故事背景是在1930年代，她便參考了同時期的英文作品，並思考著上層女性知識分子的用語該是什麼模樣。

談及對臺灣文學翻譯的想法，金翎與楊双子都認為，由深度了解臺灣的譯者進行翻譯，對作品外譯有絕對的幫助，因為有時候，作品中看起來單純的一句話，可能還埋有更深一層的脈絡，只有真正的在地人才能觸及核心。

楊双子以她曾說過的「爛命一條」舉例，這句話源自周星馳電影中的臺詞，所以她不完全是要表達字面上的「爛命一條」，而是用這句話呈現一種語境，但若執行翻譯的譯者是一位不懂臺灣流行文化的外國人，可能就無法理解背後的這層含義。臺灣因為族群組成的關係，語言具有複雜的多樣性，譯者更需要來到臺灣、理解臺灣，才能精準傳達臺灣文學的意涵。



### 小小問答！

#### Q 從外譯到得獎過程中，最痛苦或最開心的時刻？

金：投完稿之後，在乾等的時候很痛苦。

楊：我沒什麼好痛苦的，但讓我最開心的不是因為有什麼成果，而是金翎在為了作品努力的這份心。

#### Q 最羨慕對方哪種能力或特質？

金：堅強的心理，因為我是草莓族。

楊：當然是語言能力。

#### Q 得獎之後，最想做的一件事？

金：就是做更多工作。我是工作狂，常常會很想回到電腦前面。

楊：我那時候一回來，清晨剛下飛機之後就去吃了奶酥厚片。



### 小小問答！

#### Q 如果用《臺灣漫遊錄》的一種食物形容對方，那會是什麼？

楊：兜麵，套一句洪愛珠的說法，就是「豐儉由人」，可以很豐富也可以很簡單，但那個儉好像不是簡單的簡（苦惱），反正重點就是把所有東西兜在一起的能力。

金：菜尾湯，就是所有好的東西都集合在一起的大總匯。

楊：但如果是要我自己說的話，我覺得自己是麻蕙湯，就是一個看起來沒用、但其實是有用的東西（大笑）。

金：（笑）那我們都是，從事文學的人都是。

## 重談最初的「虛構譯作」想法

《臺灣漫遊錄》2020年在臺灣出版時，書封上寫著「青山千鶴子著，楊双子譯」，因有讀者不能理解這是一本虛構譯作，書籍三刷之後，青山千鶴子的名字便從作者欄上被移除。

對比當時曾引起讀者感到「受騙」的風波，小說得獎後的現在，似乎是提供了合適的時機，讓「作者」能夠再次好好說明自己之所以用「虛構譯作」架構來創作的理由。金翎也提到在國外最近舉辦的研討會上，就有來自英國的教授以虛構譯作的概念介紹《臺灣漫遊錄》，並將此書放進文學傳統脈絡中討論。

楊双子解釋：「我書寫歷史題材的時候，就某種程度來說也是翻譯，因為我要讓當代人理解過去的時光。」另外，為了參考過去的書寫方式，她也閱讀了1920、1930年代出生的日本作家或戰前作家的書，但其實她讀的這些書，本身卻正是經過翻譯的譯本。因此，翻譯與歷史、虛構與非虛構的陳述，便成為她的文學思考議題，而《臺灣漫遊錄》以譯者角度所設計的故事框架，可說是對於這個思考的回應。

## 文學旅程未完待續

金翎分享，國外翻譯作品在英文文學市場中，每年只占了不到百分之十的比例，光是要成功出版，競爭就已經十分激烈，因此當初Graywolf Press報名參獎時，她們也只是公事公辦地簽了名，從來沒想過會得獎。

直到頒獎前一天，金翎仍埋頭忙於翻譯工作，所以連得獎致詞都沒特別準備，隔天就這樣在驚訝與驚喜中站上了頒獎臺；楊双子則是參加了主辦方舉辦的作品朗讀會，當時她一開場使用台語和大家打招呼，而且要不是因為她的台語能力還不夠好，她其實好想再多說幾句，甚至更想用台語朗讀自己的小說。

最後，問起兩人得獎後的心願，她們所說所想的都不是個人。楊双子期待文學創作的大環境能夠改善，金翎則希望獎項可以成為引子，讓國外的出版社在強勢的日韓文學之外，也關注到臺灣文學，對臺灣文學更有信心、更有出版意願。

在《臺灣漫遊錄》之後，楊双子的另一部作品《四維街一號》同樣由金翎負責英譯，而兩人也各自擁有其他正在進行中的創作與翻譯計畫，這都一再宣告著，「得獎」並非終點，而是繼續向前的動力，以後一定還有更多好故事可以被世界看見。



採訪精華影片線上看

### 林徽俐

生於臺南靠海小鎮——灣裡，寫字的白羊座女子。東海大學中文所碩士畢，中正大學中文所博士班，靜宜大學臺文系兼任講師。作品散見報章雜誌，曾獲國藝會補助，著有散文集《附神：我那借身給神明的父親》，並入選文策院「Books from Taiwan (BFT)」計畫。